

批判『武訓傳』

人民出版社編輯部編

人民出版社出版

書號：1156

批評『武訓傳』

編者：人民出版社編輯部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發行者：民華書店

印刷者：新華印刷廠北京第一廠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1—25,000

一九五一年五月北京初版

定價(甲)1,000元

805
8072

目 錄

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	「人民日報」社論.....	一
共產黨員應當參加關於『武訓傳』的批判.....	「人民日報」黨的生活欄.....	七
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積極作用嗎？.....	楊 耳.....	一〇
不足爲訓的武訓.....	賈 霽.....	六
武訓在歷史上是個什麼角色？.....	鄧友梅.....	三
關於武訓的一些材料.....	鄧友梅.....	三
武訓的錯誤.....	汪曾祺.....	七
建議教育界討論『武訓傳』.....	江 華.....	四
魯迅先生談武訓.....		四
武訓的真面目.....	丁曼公.....	四

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

『人民日報』社論

在發表楊耳同志『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積極作用嗎？』一文時，我們說希望因此引起對於電影『武訓傳』的進一步的討論。為什麼應當重視這個討論呢？

『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滿清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鬥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在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爲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爲，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向着人民羣衆歌頌這種醜惡的行爲，甚至打出『爲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鬥爭的失敗作爲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够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蔑農民革命鬥爭，污蔑中國歷史，污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就是把反動宣傳認爲正當的宣傳。

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試看下面自從電影『武訓傳』放映以

來，北京、天津、上海三個城市中報紙和刊物上所登載的歌頌『武訓傳』、歌頌武訓、或者雖然批評武訓的一個方面，仍然歌頌其他方面的論文的一個不完全的目錄：

目 題 作者 報 刊 日 期

編導『武訓傳』記 孫 瑜 光明日報 二·二六

武訓傳電影和武訓畫傳 長 之 光明日報 二·二六

我看『武訓傳』電影 李士釗 光明日報 二·二六

我看了『武訓傳』電影 陶 宏 光明日報 二·二六

武訓傳——電影故事 羅 維 工人日報 二·二六

介紹武訓畫傳 管大同 光明日報 二·二七

武訓傳 紫 光 新民報 二·二七

熱愛我們偉大的祖國 谷 風 新民報 二·二七

——看電影『武訓傳』有感 王 賡 新民報 二·二七

關於電影『武訓傳』 項若愚 新民報 二·二七

對『武訓傳』的意見 魏兆蘭 新民報 二·二八

由教育觀點評『武訓傳』 董渭川 光明日報 二·二八

『武訓傳』觀後 鳳 雉 新民報 三·一〇

論『武訓傳』

『武訓傳』醜化了勞動人民

我對『武訓傳』的意見

武訓傳能表現我們祖先的偉大

嗎？

將『武訓傳』的爭論明確起來

由武訓和周大這兩個人物談起

——『武訓傳』觀後

推薦『武訓傳』

『武訓傳』觀後感

評『武訓傳』

我看『武訓傳』

『武訓傳』教育了我

楊雨明

北京文藝

端木蕻良

二卷一期

三·一五

江林

新民報

三·三一

林

光明日報

四·二

田家美

新民報

四·二

書亭

人物雜誌

五·五

趙桓

天津日報

三·一九

阮丁

進步日報

三·一九

果鴻遠

進步日報

三·二三

步雲升

進步日報

三·二三

文清

天津日報

三·二八

夏文華

天津日報

三·二九

時偉文

天津日報

四·四

李歆

天津日報

四·四

堃瑜

天津日報

四·四

不能接受武訓的傳統

關於『武訓傳』

我對武訓的看法

武訓的『反抗』變成了幫忙

對『武訓傳』取材問題的一點

意見

關於武訓不是我們好傳統的

商榷

我怎樣演武訓的

靜知

程慶華

洪恂

洪都

方輝先

魯男子

趙丹

進步日報

進步日報

進步日報

進步日報

進步日報

進步日報

上海大眾

電影第九

至第十五

期

新聞日報

孫瑜編

董天野畫

蔣星煜

王蓓

四·四

四·四

四·四

四·八

四·八

四·八

一九五〇·

十·一六

一二·一四

至一九五一

一·三〇

一二·三〇

一二·三〇

武訓傳（報紙連載畫傳）

『武訓傳』與中國封建社會
在苦難中成長的『武訓傳』

我怎樣表現武訓的『夢』

編導『武訓傳』前後

看了『武訓傳』之後的意見

『武訓傳』觀後感……

育才學校師生談『武訓傳』

看了『武訓傳』的一些體會

『武訓傳』半解

對『武訓傳』的粗見

從『武訓傳』談起

小論表現歷史人物問題

——從『武訓傳』影片談起

下面是關於武訓的幾本在一九五一年初出版的新書：

武訓傳（電影小說） 孫瑜著，上海新亞書店出版；

孫瑜 新聞日報 一二·三〇
孫瑜 大眾電影 一九五一·

戴白韜 第十四期 一〇·一
戴白韜 新聞日報 一〇·一
戴白韜 大眾電影 一〇·一
戴白韜 第十四期 一〇·一

馬侶賢 文匯報 一·三
馬侶賢 大眾電影 一〇·一
馬侶賢 第十四期 一〇·一

顧慰祖 文匯報 一〇·一
顧慰祖 大眾電影 一〇·一
顧慰祖 第十四期 一〇·一

史果 新民報晚刊 一〇·六

立行 大公報 一〇·一三
立行 新聞日報 一〇·二七

言萌 文匯報 三·二九

武訓畫傳 李士釗編，孫之儁繪，上海萬葉書店出版；

千古奇丐（章回小說） 柏永編，上海通聯書店出版。

在許多作者看來，歷史的發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舊事物，而是以種種努力去保持舊事物使它得免於死亡；不是以階級鬥爭去推翻應當推翻的反動的封建統治者，而是像武訓那樣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鬥爭，向反動的封建統治者投降。我們的作者們不去研究過去歷史中壓迫中國人民的敵人是一些什麼人，向這些敵人投降並為他們服務的人是否有值得稱贊的地方。我們的作者們也不去研究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中，中國發生了一些什麼向着舊的社會經濟形態及其上層建築（政治、文化等等）作鬥爭的新的社會經濟形態，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決定什麼東西是應當稱贊或歌頌的，什麼東西是不應當稱贊或歌頌的，什麼東西是應當反對的。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如像武訓），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如像電影『武訓傳』及其他關於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爲了上述種種緣故，應當展開關於電影『武訓傳』及其他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求得澈底地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思想。

共產黨員應當參加關於「武訓傳」的批判

『人民日報』黨的生活欄

本報從五月十六日開始，對於最近在北京及各地演出的一部電影——『武訓傳』提出了嚴正的批判，今天本報又爲此發表了社論，指出『武訓傳』的放映及所引起的評論，不但證明了我國文化界思想混亂的嚴重情況，而且證明了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的嚴重事實。每個看過這部電影或看過歌頌武訓的論文的共產黨員都不應對於這樣重要的思想政治問題保持沉默，都應當積極起來自覺地同錯誤思想進行鬥爭。如果自己犯過歌頌武訓的錯誤，就應當作嚴肅的公開的自我批評。担任文藝工作、教育工作和宣傳工作的黨員幹部，特別是與武訓、『武訓傳』及其評論有關的北京、上海、天津、山東、平原等地文化界的幹部，尤其應當自覺地、熱烈地參加這一場原則性的思想鬥爭，並按照具體情況作出適當的結論。

這一場思想討論將會極大地提高每個黨員的思想水準，豐富我們黨的學習生活。通過這一場原則性的討論，將使每個黨員懂得了革命者與封建統治擁護者的原則區別，人

民主主義和改良主義的區別，民族傳統中落後的、消極的、反動的東西和進步的、積極的、革命的東西的區別。同時，也會提高我們的政治覺悟性，使我們了解一個共產黨員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應當表揚什麼，反對什麼，對於錯誤是應當採取自由主義態度還是應當採取革命的鬥爭態度。

凡是放映過『武訓傳』的各城市，那裏的黨組織都要有計劃地領導對『武訓傳』的討論，要把領導這一討論當作一個嚴重的思想教育工作。在討論中，要足夠估計武訓、『武訓傳』以及有關武訓的傳記、畫冊、評論在某些同志中可能產生的錯誤影響。爲了更好地幫助黨員學習，領導上還可以提供以各種必要的參考材料，當然更重要的是幫助黨員掌握到認識和分析問題的基本武器，以便通過這一具體例子教育黨員弄清楚黨的世界觀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基本觀點，共產主義、人民民主主義的革命內容，幫助黨員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基本原則和毛澤東同志理論著作中所發揮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武訓、『武訓傳』以及有關武訓各種讚揚文字的反動的錯誤的思想進行有系統的批判。應當了解，領導這樣的批判工作正是黨的組織應當經常用以提高黨員覺悟的思想工作。忽視對錯誤思想的批判工作便是取消了黨對思想工作的領導。

對於受到『武訓傳』影響相當大的一部分觀眾或讀者，每個黨員在弄清『武訓傳』所犯的錯誤內容和實質之後，都有責任向羣衆進行教育，幫助羣衆從各種有害的歪曲的

思想中解放出來，正確地認識自己民族的光榮革命傳統，認識到毛主席、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華民族解放道路，認識到新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發展歷史和未來的遠景，這些教育應當同真正愛國主義的教育結合起來，成爲其中生動而又具體的一部分。

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積極作用嗎？

楊 耳

『人民日報』編者按：歌頌清朝末年的封建統治擁護者武訓而污蔑農民革命鬥爭、污蔑中國歷史、污蔑中國民族的電影『武訓傳』的放映，曾經引起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報紙刊物的廣泛評論。值得嚴重注意的是最早發表的評論（其中包括不少共產黨員所寫的評論），全部是贊揚這部影片或者是贊揚武訓本人的。而且直到現在，對於武訓、『武訓傳』以及關於『武訓傳』的種種錯誤評論，也還沒有一篇有系統的科學的批判文字。這裏我們發表了楊耳同志『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積極作用嗎？』一文，這篇文章雖然只接觸了這個問題的一個側面，見解却比較深刻。我們希望能藉此引起進一步的討論。這篇文章原載文藝報第四卷第二期，發表在這裏的文字和題目都會經作者稍加修改。爲了幫助讀者了解這篇文章的論點，我們把文藝報同期鄧友梅同志的『關於武訓的一些材料』，文藝報第四卷第一期賈霽同志的『不足爲訓的武訓』，江華同志的『建議教育界討論『武訓傳』』，和同期重行發表的魯迅先生的『難答的問題』，一併在這裏發表。

『文藝報』四卷一期刊載的賈霽同志的『不足爲訓的武訓』，指出武訓的不足爲訓，批評了若干一度流行的歌頌武訓的錯誤觀點。所以，雖然這篇文章對武訓的錯誤分析還不够確切，對於武訓的歌頌者的批評也够徹底，但是，發表這篇文章仍然是有益的。

武訓的時代，是封建社會內在矛盾已十分尖銳化的時代，太平天國運動是這一矛盾火山的大爆發。在這樣一個具體的歷史條件下，武訓的『行乞興學』，不僅不能解決推倒農民頭上的封建大山的根本問題，而且，也不能有其它什麼推進社會發展的作用。因此，武訓的道路是錯誤的。這樣來衡量武訓，並不是什麼『不從歷史觀點出發』，也並不是用什麼革命成就的大小來要求他。他的道路錯了，也談不到什麼屬於革命性的成就的大小了。這一點，凡是承認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觀點的人，都會認識與承認它的。

容易迷惑人的，也是比較難於認識的，却正是所謂『武訓精神』，正是所謂無拳無勇，『一無錢，二無靠山，三無學校教育』而能够『三十年如一日地進行爲謀取窮孩子識字的堅持的精神』。它常常迷惑了人，使人覺得武訓的道路即令是錯誤了，可是他有着『很好』的『精神』。

我們判斷一個歷史上的人物，不能用現代革命者的水平來要求他，但也不能從他的抽象的精神優點和缺點來判斷。所謂正確的歷史觀點，就是要看他的行動和思想，是推動當時的社會前進呢還是妨礙了它，是推動當時生產力向前發展呢還是阻滯了它。我們不能孤立地從一個人是否學生受苦、忍打耐罵、或者對他的事業專心致志到『忘我』的境界，就認爲他的『卓越精神』是偉大的。墨子的偉大不是單純爲了他能『摩頂放踵』，而是因爲他以此去反抗壓迫，反抗不義的侵略戰爭。封建階級的卓越人物李世民在歷史上有著顯著的功績，不僅因爲他能『納諫』或自我批評，而是因爲他所建立統一的大唐王

朝，推動了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的向前發展。歷史上農民起義的領袖和其他優秀人物的偉大，主要因為他們的犧牲奮鬥能夠推動當時歷史前進。正因為如此，我們對於堅持『武士道』精神、『効忠天皇』而死的許多日本侵略軍，不僅不給以崇敬，反說他們死得可恥，死得無謂。對於許多封建時代的節婦烈婦，雖然她們一生苦痛，我們只能悲歎她們犧牲的無謂和可憐，也不能加以敬佩。對於歷史上的人物，我們固然不應該用今天的尺度來貶低他們，但我們也不能借口『歷史條件所限』而不適當地表揚他們。所謂『歷史觀點』，並不是允許在衡量歷史人物或事物時可以漫無標準，或者『降低尺度』，而正是科學地、客觀地、從當時的歷史的條件出發，從當時歷史前進的要求出發。如果我們不從一個人的行動、『精神』和他的影響是否能推動歷史前進這個標準來判斷，而借口『歷史條件所限』，那就勢必連一些最死心塌地至死不悟的反革命分子，也要被認為在某種意義上『可欽佩』的人物了。因為，不是他們也『忠貞不二』『毅力可嘉』麼？不是他們也『堅持信仰』『至死不渝』麼？

賈霽同志也曾提出了要看實踐效果來檢驗主觀願望的。可是，賈霽同志對於效果的標準沒有明確提出，而且，在論到陶行知先生的表揚『武訓精神』時，却直接違反了自己的論點了，却說陶先生的行動有着『積極作用』了。

積極作用在那裏呢？

蔣匪幫的統治百般壓迫陶先生為人民服務的教育事業，而陶先生終於百折不撓，鬥

爭到底，這是陶先生的偉大所在。可是，陶先生精神之所以偉大，主要是由於他的堅決反帝反封建、堅決反對蔣匪幫的鬥爭。陶先生爲什麼表揚『武訓精神』，又如何表揚這一精神，筆者沒有做過研究，但只從賈霽同志和他所引用的『由教育觀點評『武訓傳』』文中看來，似乎陶先生之所以要表揚『武訓精神』，主要是由於在『一無錢，二無靠山，三無學校教育』的環境與條件上面，二人有着相似，二人的條件『有着極其有意義的關係』。陶先生分析武訓所以能辦三個學校，歸之於他『一、他有合於大衆需要的宏願；二、他有合於自己能力的辦法；三、他有公私分明的廉潔；四、他有盡其在我堅持到底的決心』。可是，從這一些根據看來，陶先生的表揚武訓精神，未必是恰當的。因爲，什麼才真正是武訓時代大衆需要的『宏願』呢？我們如果加以深入的本質的分析，這個『宏願』應該是反封建壓迫，反民族壓迫，而不是其它。這一基本認識既然錯了，其它什麼『辦法』，『決心』，什麼『廉潔』，不過在抽象的精神優點、或者在所謂抽象的道德觀念方面，有它的『意義』罷了。道路不對，方向錯了，這些次要的精神優點（即令他真有這些優點），並不能改變問題的本質。甚至相反，正由於這些『優點』的存在，更加模糊了人民對武訓道路的從改良到投降的認識，更加模糊了人民對武訓式的『鬥爭』的錯誤的認識。

就實質說來，什麼是武訓和陶行知先生所處的環境呢？滿清和蔣介石是不同的，可是在反對人民的反動統治這一點上，二者本質上是相同的。（在這裏，我們不需要去詳

細分析滿清和蔣介石所代表的反動階級內容上有着一些區別。因為它對於我們正在討論着的問題，關係是很小的。）那麼，在滿清的反動統治下，武訓的道路，連帶着所謂『武訓精神』是錯誤的；難道到了蔣介石的反動統治下，武訓的道路，連帶着所謂『武訓精神』就會不是錯誤了麼？

如果，陶先生在受到蔣匪幫嚴重壓迫的境遇下，想到自己處境和武訓的某種相似，這種相似，僅僅嚴格限制在『一無錢，二無靠山，……』這些點上，那末，這是可以理解的。此外，二人間就不能有任何其它的相似了。因為陶先生是反對反動統治的，武訓是對反動統治採取從改良到投降的道路的。這樣，如果陶先生竟一般地來表揚所謂『武訓精神』，而不把自己和武訓的道路，在本質上嚴格地劃清界限，並在表揚武訓精神時明確加以說明（如果由於蔣匪幫的壓迫，至少也應該作某些必要的暗示性的說明），那就不能不說：這是不恰當的，這是一種錯誤。

如果，我們認為在陶行知先生的時代可以表揚『武訓精神』，像賈霽同志說的，『陶行知先生當時是對的，他的苦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末，為什麼魯迅先生在同一時代却對於宣揚武訓的『大朋友』給以無情的諷嘲呢？

在某種意義上說，在反動統治下宣揚『武訓精神』，比起今天人民取得了政權之後宣揚『武訓精神』，它的為害決不可能更小些。相反，倒不如說是可能更大些。因為，在反動統治下面宣揚『武訓精神』，就會更直接地『降低和腐蝕羣衆的文化和政治上的